



陳 惠 琬

民國四十六年生

瑪麗蘭大學會計學士

普渡大學電腦碩士

現職／專職寫作

作品／散文集〈紅毯兩端〉…等

曾獲／中央日報短篇小說評審獎

對一個十八歲便漂泊異鄉的靈魂，會在十多年文化放逐後，重拾母創作，多半是始於一種心情——歸航。由文化、鄉愁、到心靈的歸航。

一點一點地我回顧自己走過的路，重拾自己的足跡，用較為徹悟的眼光，與更為寬厚的愛，重新一片片地作我個人的「生命剪貼」。

在生命回顧中，我發現自己的生命，常是我個人最深刻的學習。但漸漸，亦察覺一些個人經驗，也能迴應一些人性的共同掙扎與感受。正如〈聖經〉詩篇裡的：「深淵與深淵響應」。因此寫作，是我在異鄉孤獨裡，搭進人心的一道橋。是我迴應這世界深淵的響應。

## 記憶的流水

陳惠琬

一個至親的逝去，就如同家裡的房子被火燒毀，要過好多年後，才能了解你全部的損失為何？

——馬克吐溫

當妻告訴我，她懷孕了！我一陣怔忡，似乎難以理解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懷孕？你知道？就是一個新的小生命由這裡孕育、成長，然後出生？她比了肚子來幫我明白，一臉笑靨如花，似乎興奮地不得了。

新生命？——我瞪著妻那塊靜寂的部位，一無癡像。生命？我喃喃重覆。

對，換句話說，你就要作爸爸了！傻子！她笑著搖了搖頭，摸了摸我耳垂。

爸爸？生命……我點點頭，試著稍稍沉澱這個觀念。回到工作室，像往常一樣，我開始捏我的黏土，心中隱隱騷動著一些模糊的概念。

黏土，我喜歡黏土。用黏土創作，一直於我是一種神祕的經驗。我喜歡手指與黏土觸摸時，那種黏黏軟軟、近同肌膚相親的親密感覺。這種來自大自然，最最原始的素材，在我指節中是那麼柔順，充滿無限地可能；又那麼沉默，蘊含無邊地豐富。且黏土永遠，永遠會及時地回應我各種揉搓捏拉地不斷愛撫。

有時，我甚至覺得黏土是有它自己的生命與靈魂的。它可以是虛無，

也可以是一切。它無任何界限，界限乃存在於創作者的心目中。是藉創作者在土上的縮減擠壓，與拉捏雕塑，於虛無中捕捉具象，於混沌中，完成直覺裡思考與閱讀的跳躍經驗。揉捏黏土，猶如揉捏我心中模糊的過去，雖然在日子中，我並不是個喜歡回顧的人。

過日子每一天，對我都像飄舞的落葉，飄過、落地、便化為塵泥，我從不撿拾，亦難得回首。妻便常笑我活得太過朦朧，尖銳的，只有感覺。她稱我是一本無字之書，對自己什麼也說不清楚，抓不出具體的意義。

也許吧！所以我才那麼愛捏塑。黏土成為我表達心中感覺的最好「手勢」了。不只如此，因捏土用的全是土、水、火與空氣等構成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，在創作過程中，常讓我覺得更接近生命的本質。

但不知為何，這次黏土在我手下很沒有默契，怎麼揉捏，都捏不出我心中隱約浮現的概念。我想捏出一對子緊貼著父膝坐的神態，因那裡面有某種神聖，某種生命的延續感。此時此刻，生命的延續感，好似比生命的存在感還要重要。

但一試再試，我近乎瘋狂。生命！生命！一個新生命地來臨，應是所有藝術創作的原動力呀！一向，自認我的作品最能掌握形象的生命感，但這次，我一再地失敗，一再地毀滅。丟了土，盯著模糊一團，忽然發現自己捏不成形的原因。其實，我心中並無一父親的具體形象在那可供揣摩，我的意思是——任何一個父親的形象——包括我自己的父親。

仔細想了一下，奇怪，我居然記不得自己親生父親的神貌？

●

我承認，我記憶力一向不好，這也許是我一向生活朦朧的原因。但有一個夢，卻讓我很難忘記。

夢中有一條河，河水沉靜，幽幽嫋嫋，流進一黑森森的林子，好似流進一詭異、黑暗的世界。天色陰陰鬱鬱，樹幹根根蒼白，林中隱約飄出一聲又一聲符咒似地神祕呼喚，吸引我踱至林子的邊緣。我嗅及空中、水中浮飄出的死亡氣息，凝望眼前至為壓人地一片荒煙，內裡似被什麼隱隱地催促。我開始憂傷，俯首聆聽風中的神祕低語，話語熟悉又模糊：跳下去，跳下去！……跳進水中泅泳，溯流而上，去回應那穿過林子呼喚你的一聲聲顫慄。

就在我迎上、俯身、真欲伸臂縱身入水之時……我總是愕然醒來，眼前一片茫然。初醒時，總覺自己正飄在水上，載浮載沉，半晌，卻發現自己整個人是躺在溼濡的被單中，打顫。

這個夢我記得，因它出現不只一次，而且，顯然因它是個噩夢。

●

去療養院探望老師，順便帶了一件陶土近作擱上他床邊的桌。老師無子無女，我亦無父母，所以老師一向對我是亦師亦父。現退休、病弱、住院，一陣不見，白髮蓬飛，黑眼深著兩個窟窿，更顯得飄零孤老。

老師離床細審了下我的作品，說，嗯！這瓶作得很耐人尋味，雖有舞者一觸即發前的靜凝，卻又兼具令人望之舒坦的平衡感。然而，隱隱

中，仍充滿了無限張力！嗯！很有些進步！

然後他微弱地靠上床喟歎：唉！用黏土雕塑，其實就好似在處理生命，而處理生命，便在為生命找一個新的出路。在黏土裡，就像在生命中，人並不定期望會有什麼藝術的驚喜，但藝術，卻常會在最不期然之處出現，不是麼？

我俯首稱是，心中卻在想自己的事情。終於我吐出心中這一陣的困惑，老師，如果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失去記憶，這意味著什麼呢？

又是一聲喟然長歎。知道麼？這也是我近來正在掙扎的問題。師母，想你也知，失憶症愈來愈嚴重……老師帶幾分淒然，望向窗外，我發現我的很大一部分也在消失……

怎麼說呢？如果你生命的黏土，留有我的指紋與汗跡，你身上便揣懷著我的一部分在隨你進出。這意味著我在你生命裡留下的「我」，轉而又成為塑造你之為「你」的一部分。所以你不論飄離多遠、多久，隨時都可把我喚回，與你共浮沉一段我們的「過去」。生前任何時候相遇，你認得出是我，日後我若過去了，你思念起，仍會聽到我的聲音，看到我的臉，我依然活在你的心中。換句話說，只要你記憶中有我，我便永遠不會完全地消失。也是因為你還記得我，提醒了我，我仍舊存在。

可是，當師母快認不出我時，我發現我記得自己是誰的最重要方式，也快湮沒了……雖然我仍苟延殘喘於現世，其實不亦等於我正由這世界一點一點地消失？……

老師眼有些紅，自控了一下，再抬眼望我說，「遺忘」，是那樣簡單的兩字，卻能把我們整個人陷入生、死、時間與永恆裡的最深謎語！師母不記得自己是誰，她的身世，她的自我，現已全化成一股煙在飄散。她雖仍活在這時間裡，但人實已在時間之外了呀！

而我，面對死亡這時間的臨界點，最大恐懼，倒還不在於死亡過程的痛苦。而在怕我死後，被深深埋葬，所有屬於我的愛與恨也一起被葬下了，我所來之處，再也沒有一個人記得我！這種遺忘，怎麼受得了呢？  
……

我抓了抓頭，也跟著感傷，也跟著怕。我怕自己也會把老師給忘了，像我記不起的一切其他，像我所有的遺忘。

•

回去後，我開始思考了：回憶，遺忘，回憶，遺忘，回憶？遺忘？……但是人為什麼會回憶？人又為什麼會遺忘呢？

•

我當然不是個失憶之人，我只是個沒有習慣回顧自己走過足跡的人。想想人一生走過的路有多少？多長？那經得起一再瞻前顧後，不卸下一些兒肩上的包袱？

而遺忘，不正如葉落、花謝？是為給新葉與新蕊騰出一個成長的空間。是似動物脫離幼兒行為模式，以成熟地面對現實中的所有兇險。它應是生命裡一種自然的血液循環，是人類不可或缺的生存能力。除非過去有些什麼重要之事，大部分年日不都如逝水流年，一去，便不回頭？

我不懂人為何要花工夫回憶？

記憶已是那樣地飄渺如煙了，撲朔迷離中捕捉並不容易，為何不讓它隨雲般飄進又飄出呢？也許是因一首熟悉的歌，因一篇令人心悸的詩，某一句開啟過去的話，或一次讓人難忘地重逢……將記憶溫柔喚醒，讓心有片刻神搖，帶點戀慕、又加上點疼惜，重溫那一壺回憶的酒，淺嚐即止，不好麼？

為何一定要尋覓那道名為「過去」的大門，勉力由鑰匙孔中癡迷窺探？或似「愛麗絲夢遊記」中的愛麗絲，一下縮小，一頭鑽入鑰匙孔裡，在過去的潭水中盪出連連不斷的漣漪？甚至，瞿然伸手，拉開那道記憶閘門，讓過去的大水排山倒海地沖過界線，融入現在，古今不分地天翻地覆？

是的，我不喜回顧，對回憶我喜歡隨興、隨緣。但不知為何，近來回憶老讓我感覺似一頭獸，隨時隱藏在生命裡某個角落，伺機待發。好似它就等那麼一個喚醒的訊號，便復活、跳出、時空錯亂地重走一遍。

我不安地等待，有點近乎宿命地等待。

又來到河邊了，心裡交織著悵惘與迷惑。林中籠罩著神祕的霧，霧中隱約傳來一些模糊的訊息，我怔忡躊躇。

驀地，身邊出現一梳著兩根小辮，穿著膨膨裙的小女孩，我認出她是童話「綠野仙蹤」裡的桃樂絲，我驚奇地問：「妳？妳怎麼會在這？」



她似乎同我一樣困惑：「我也不知自己怎麼到這來的，好像是被一陣風把我吹離了家，便到達了這兒！我必須找到回家的路，但是，」她四顧一下，又問：「我必須先找到我的三個朋友，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呢？」

我搖搖頭，「他們是誰？都長什麼樣呢？」

「一個是尋找智慧的稻草人，還有一隻渴求勇氣的獅子，與一個想把失落之心尋回的鐵人。」

我聽了，吞了口唾液，答：「我沒看到……但是……那些也正是我現在最需要的東西呢！」

●

那是一幕獨幕劇。一個年輕女子，坐在一張桌上，穿件露肩上衣，膝上鋪件大裙，盤坐的腿，在裙中若隱若現。她獨白，道出自己的飄零身世。自小，她身體的界線便被人侵犯了，使她長大後，無論是在情感上、還是肉體上，都再也學不會劃清界線拒絕他人的侵犯。她的心，現已是高牆深豎，內門緊鎖，裡面的痛再也出不去，外面的愛也再也進不來。性感地她垂下了髮，遮蓋著臉，兩眼由髮絲中挑逗地望出說：「我，今年二十歲！」

又一撩髮，兩眼垂下，很無辜、童真地指著自己的心：「但這裡，我只有十二歲！」

十二歲！那正是她童年被姦殺的一年！

我霎時顫抖起來，一張臉在眼前薄薄地浮出。

像深不見底的夜晚裡第一絲黎明，我望見了什麼。

那時我十歲，是一個清晨，門邊薄薄映著晨光的一張臉，是父親。他一貫地面無表情，但兩眼望過床上的我們似別有深意。看了我與沉睡的弟弟一眼，靜靜地，他便消失在門後。

沒多久，鄰居便趕來敲門，說父親自殺了！是跳河！

父親的死是因著被逼債，家人一切都處理地很沉默、很簡陋。屍骨悄悄地燒成一把灰，在他所跳下的河中一把把散盡。沒有葬禮，沒有棺木，因尚在躲債，遷來遷去連個牌位也無，父親的一生既如此地連個句點也沒好好點下，便結束了。

對於一個十歲大的孩子，父親去逝的那一個清晨，世界便等於結束了。以後的每一個變動，也都是一個世界的結束。我最大的悲傷，便在失去一個尚未認識完全的父親，像一首尚未聽完便結束的歌，一篇猶未讀盡便遺失的文章，得窮我一生去捕捉那未完之調，在失之交臂的陌生人臉上，尋找父親的臉。

但這事，對家人因悲痛而無法談論，對外人則因羞恥而必須緘默。久而久之，父親之死成為一個祕密，不能碰、不可講、不去想，一切在刻意隱藏的狀況下，「父親」，也成為一個祕密了。最後，終無可避免地，除了幾張幫助不大的照片，我漸漸在忘記他的容貌，亦不大記得起他的聲音，更想不起他與我們同在的林林總總。在我們這個家裡，沒有多久，父親便像一口煙，呼一口氣便完完全全地消失了。他，好似從來就沒有

存在過。

而多年的遺忘，使我也快失去自己，一個完整、真正感覺得到的，自己。

但在二十八歲的今天，我忽然清楚地憶起了父親的臉，臨終一瞥，栩栩如生。父親在想什麼呢？在寄望我能饒恕他的死麼？正如同我現在寄語他能饒恕我的遺忘？

我只知自己終於跳下水，泅近河的源頭。那裡的林子煙消霧散，所有神秘的咒語都被解除，未完的篇章終於了結，失去的生命版圖，亦一點、一點地在重新收復。

再一次回到工作室，坐至轉輪前，我啟動轉輪，敷上泥團開始細細拉起。一圈圈泥胚，轉溜如水，涓涓滴溜似記憶的流水。我把「過去」放在心中，試著重新揉捏出自己的生命圖像。並驚異生命有時真似黏土，對人生各種壓力有無盡堅韌的承受性，但一旦燒過，卻又不可思議的脆弱易碎。

溫柔又傷感地，我拉了又拉，想把我裡面那十歲大的孩子拉大，再拉大……

眼前總是明滅著那個朦朧清晨裡，門邊父親的臉。是的，父親的生命也許在十八年便結束了，但我與他之間的關係，並無需結束。我要試著記起父親的每一個生命故事，日後，也要對我的孩子一一講述。他的一切，像遺落在我心中某個角落的種子，我要輕輕地拾起，再種下，見

證它重新爆出驚人的生命力量。

跨過記憶的門檻，就如同跨過生命的門檻。

我終於了解了回憶，便似在廢墟裡不斷地建造，任何人都實在放棄不起。因為任何一棵大樹，定型它今日存在的，都是起初那粒種子的原始生命！